

茅鹿門文集

十七之八

庫文閣内	
函	三五八一
冊	一五
號	類

庫文閣内	
函	三五八一
架	四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81
冊數	15 (S)
函號	314 38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淺草文庫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壽小洛何先生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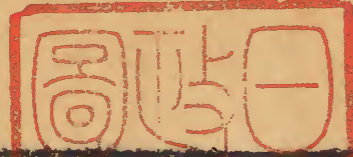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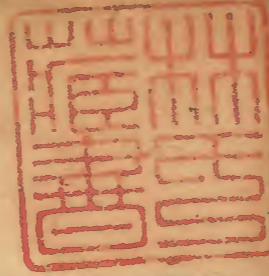
嘉靖十三年甲午時惟閩州小洛何公暨西蜀高
公來典試事於浙當是時兩公竝海內名流錄進
士起家郡教授過焉而予輩九十人亦稍稍金以
吳越所稱高才生甲乙而次撤闈之日按故事矢
歌鹿鳴而賓興之兩公號大賢而諸生亦鴈翔魚
貫雜遝而進執觥獻酬膝席前壽鼓鐘前懸匏竹

序

卷之十七

一

三、卅



後列譬之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馬仰秣魚出聽何其盛也迄今甲申五十年間天子之垂綃而南嚮者三易世諸校文使君金已星散而颺逝卽如予九十人間繇公之策名而進於明天子之庭者後先不同時升沈不同位所各以文章勲業馳驟當塗沛艾王路者今皆零落殆盡所僅存者太子少保張君瀚而下八九人落落然若將旦之星耳獨我何公自肅廟以來耆舊之德典刑之望所領衷海內之縉紳學士者蒼顏白髮猶頽然而在也雖或以公位特中大夫錄僅二千石

不無如東方曼倩之難楊子雲之嘲然而公之賦歸也則又翛然巖穴間共大司寇黃公葵峰輩同爲社遊角巾故第分曹賦詩其締情也不越茶鐺酒臼與夫鹿牀石几之間其觴詠也特在川雲嶺月與夫樵斧魚緡之壑誠古所謂物外司馬飄飄乎凌虛御風之儔而與世之浮埃萎翳不相及也嗟乎公非古之天遊而與商山之綺季洛社之杜祁相爲同盟而頡頏而翱翔者乎頃聞公之年算且八十予輩以道遠或漸衰遲不能珍從公而祝哽祝咽於其左右竊效一言綴公之帶而張宮保

而下次名如右聊以佐公門下之稱觴而過者也

壽程次公序

歛有程次公者操重貲客遊三吳間而予未之面也年七十其居停張穉通爲予門人請予文爲壽且手次其節俠之略曰次公者起家廢著鬻財之間大較首之以計然之脩備而知物次之以范蠡之擇人而任時又叅之以白圭與僮僕同苦樂其發也若鷲鳥其權變也若孫吳貲且纍鉅萬而冠蓋車騎園林第宅之侈溢州里間矣然其爲術好修而附仁義抑亦有足多者聞其事父孝與兄弟

悌其織嗇錐刀之末雖不能與世之賈者異而賑貧窶賙喪葬繕津梁修道路出子母錢貸人而不以責浮屠老氏之宮其或頽廢數解橐中裝以佐之雖系千金不以靳儒生者過無問識不識輒倒屣迎之爲上客間傾困廩以資道里游故三吳諸州縣間無貴賤長少交口而譽之今宰相頽陽許公以女娶其子而題其堂曰素封蓋有以也世之人士當先生片紙所落爲重得無賜之一言乎予聞而低徊久之歎曰豈其然乎哉昌黎韓愈嘗謂師暢墨名而儒行也故移文贈之竊感予黨縉紳

學士繇明經而懷印綬佩魚袋以相壘斷者什八九次公之槩若此則其出刀錐而入詩書冠帶之誼也固已遠矣昔者子貢貨殖曹魯之間而仲尼與之絃歌不輟譚性道焉次公雖遊於賈人乎信如穉通言富而行其德是亦足壽也已故爲書于縑而貽之

壽按察使西華王公序

同年王汝脩司諫間嘗與予口畫族父鶴山及東厓兩先生兄弟相師友金抱經術多侷儻大略當其時肅廟方倚張文忠公如仲父而海內縉

紳輻湊其門兄弟金公之姊予籍令稍俯仰其間通顯可立致顧一繇國子祭酒一繇尚書郎出爲湖廣少叅輒拂衣去予甚嚮往之已而東厓伯子西華仲子暘谷復後先中甲乙之科以吏業名當世予雖不及與兩公同朝然亦以年家子時時獲從兩公膝席綰帶遊間望西華公口訥不言其息深深如也兄弟間或以湛冥或以亢爽其風概不相似而要之以經術飾吏治海內學士大夫所共喁喁然願爲結駟連轡而驟王路者固無間也西華公之累官按察也春秋方盛遽自爲上書免官

去去而歸臥東海上獨閉一室諷道家言不與世
相聞惟歲時洒掃丘墓與族子輩申先世以來家
法世所傳王氏族約與家錄是也其所言大較採
漢石氏及隋唐來張公藝之旨而一切恤貧弔孤
調喪賑急出橐中美以散族里則又石與張之所
不及而或併范文正義田之略稍稍施行者嗟乎
公之所見抑遠矣今且年七十非古所稱鄉大夫
之致其仕而歸老也固當膺几杖之賜而祝哽祝
噎於其左右者乎賜谷公千里走使函幣移書請
文以明年二月之吉爲西華公稱觴上壽予告之
可也

儀真樊侯見山公拜獎序

儀真者枕江而縣綰 國家漕餉與閩蜀荆楚百
越者之賈而縉紳大夫之飭厨傳擁節旄而過者
星羅鱗錯於其土故井閭闐輻輳相望殆數十
萬家蓋一都會也樊侯起家進士佩印綬出令茲
土未幾聲籍甚其簿姚君輝移書於予曰甚矣樊

侯之材之鉅也儀真之爲繁且劇于大夫之所稔知者而樊侯下車來躬刺吏民疾苦其故所困於胥僧之龐舟車之輓飛語之奸舞文之孽侯且首爲按法罷去者無算不數月間而侯所爬搔批擊發奸摘蠹譬則醫家者之導關膈滌腸胃而去闕滯矣已而平田賦治鹺法疏石運繕河津恤流亡則又灑然而飲之以參苓與蒼朮也吏民之席其威稜者畏之如神明而擁其風槩者戴之若父母其按節使者之乘傳以去也行且書其賢與最以聞第按其奉不及替故特檄而獎之侯少誦子大

夫之文數共予輩二三寮貳膝席而口畫不置且於仲子章丘君爲同年縮帶交願乞一言以張之予手讀而頷之且爲書以告之曰侯之彊幹無留行無滯牘其漢下邳槐里者之遺乎哉嘗聞古人於世之才賢也則汲汲焉譽之又從而書之固不敢後也於其才賢而未究也則亦欣欣然慶之從而濡忍以遲之然亦不敢先也何者蓋有待也以樊侯之材之鉅遲之以四三年或五六年內之徙臺諫上之歷公卿異日竹帛所書鼎彝所勒當與嚮所稱下邳槐里等吾固不知其何如也而奚亟

序 卷之十七 六
亟於使者所未報之政爲之軒頤而齒頰乎哉或曰仲尼不云乎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請書之以復於簿及二三寮貳而因以併聞于侯且以俟他日之驗也

龔秀州尚友堂詩序

孔子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詩之與政通其所由來者遠矣故古者建採詩之官而天子省方諸侯述職必陳詩以攷風俗刺得失而緇爵削地與加地進律之典繫之周之衰也詩亡而政亦凌遲矣漢興來潁川渤海南陽東郡

而下其以名二千石之吏業載之傳記勒之鼎彝者稍稍輩出而詩不間見焉世所謂能詩者大繇遷臣羈旅幽人騷客不然彼或其挾雋林負盛氣者之士出而曳龜佩魚按節擁旄內之則省闈外之則邊徼而悲歌慷慨宴酣淋漓以詩聲相雄長故其言雖工而要之非三百之遺也已嗟乎豈非古詩亡而州郡之間抑或因之以俗流失世敗壞其於古之政與治亦漸不相及固有由與予間於晉得之陶彭澤潛焉於唐得之韋蘇州應物焉彼二君子者吏業之考鏡未必能如潁川南陽之盛

爛然史冊而予間讀其詩金以蕭疎簡澹之氣而發之爲優柔平中之聲所謂飲酒之什讀山海經之什擬古之什懷思感歎之什行旅登眺之什大較夷以曠玄以寂與物無競翩然與古之太始之音無相遠其在當時所南面專城者之施爲次第不可攷見而千年以來郡邑所尸祝而採溪壑沼泚之毛以相俎豆者於今不衰得非詩之流澤殆有所謂浹之肌膚入於骨髓而視世之聲名之吏殆且什百已乎秀州太守龔毅所公釋褐令秀州下邑予間過之公耻與世之苛察相高者沾沾自

喜及其入爲尚書郎父之再出而抱二千石之印綬以刺秀州也秀之吏與民故習其政所共歌且舞走數百里以迎之者如携慈母已而公之至也抑輒席故所施行者與諸州邑相醞釀四三年來約文法寬網罟廣恩澤銷奸慝其材指所嚮於潁川渤海而下吾不知其何如而封以內絕不聞近代復驚扑擊毛瑣刀錐者之色而吏奉其職民安其業所相與擁戴而父怙母恃之者蓋亦與潁川渤海而下無以異也於乎盛矣公雅好爲詩及近出所刻尚友堂者諸什屬予序予伏讀之大略公

之詩、金本乎心蘊之乎性情而發之爲歌、且詠其以蕭疎簡澹之氣而厚爲優柔平中之聲、要之超曠玄遠而條然於埃壘之表、公雖不爲世之遷臣、羈旅與夫挾材盛氣一切剗刻者之音、讀其詩想見其人、竊謂明天子倘按古者採詩之遺、以攷風俗刺得失、公固當首蒙加地進律之賞、而百世之下且指之爲彭澤之什、蘇州之什、亦可也。然則謂公之詩卽古之詩、而詩之與政通否、世之深識之士必有能辨之者。

陳郡丞給由序

豫章陳公鳳隅、繇進士出守蒲、多才指入爲尚書郎、未幾坐讒左遷、一再徙、始及爲我湖郡丞、濡遲簿書間、且四三年、今以考最行、其寮姑熟王公屬予撰次其事、予竊竅欵、低徊不能搦管、王公起而前曰、君抑知鳳隅公乎、漢東方朔之執戟殿庭也、嘗自稱曰、吾姑陸沉避世、金馬門以自放、爲予數侍公公之吏跡、雖韜鎖州郡間、而其達生任性、超曠不羈、則已遊於丹山綠水之深矣、其所沈酣而醞釀者、惟瞿曇莊列之言、蓄古法書名畫、與金石文數千卷、不然、或茶鐺酒臼、鶴氅玉麈、以自適世。

所羨金魚紫袋貂冠豸裳之寵不顧也。間嘗考次哲人庶幾其似於漢。吾得之馬季長。孔北海。馬於魏晉間。吾得之阮步兵。王右軍。馬於齊梁隋唐之間。吾又得之何子皙。王無功。白香山。石曼卿。趙孟堅之屬焉。公所自喜者固已混緇白。逃玄冥。厭塵樊。超泰清。其所託雲霄之外者固已遠矣。或謂公不爲米壺先生。抑且當爲物外司馬也。此所以今人之與居。古人之與稽。世之嘉拔俗躡逸駕者。固未嘗不沾沾於雄飛雌伏之間。以指譽公。然而世之耳鐘鼎而口巖廊者。恐亦不能遽爲臧否人倫。噓拂皇塗。以推轂公然。則公之負軒然不羣之材。而猶不免於今之泄泄然魚貫而次。以浮湛徘徊於其間者。蓋有自也。予聞其語慨然曰。有是哉。河上丈人有言。同病相憐。予於陳公而不能不借之以自嘲也。古之秉銓者。以抑奔兢。獎恬退爲名業。請書之以告今之考功氏。

贈郡理張成吾公祖考最序

今之有司。大較喜聲名者。絀長厚而郡司理則惟專三尺法。以佐二千石之刑名。往往以刻鑠爲威。以爬搔爲能。甚且中丞御史之按節而出也。往往

倚之為耳目以徇郡縣郡縣中率奔走之若水之
 赴壑非獨墨者翫法者與弛職者畏罪之不給即
 如賢者抑且籍之相與浮湛而游揚其間於是共
 為突梯脂韋囁嚅滄泆其所由來者舊矣丹陽張
 公釋褐為予郡理則異於是當其始下車輒嘆曰
 民之散也久矣湖之俗黠而訟公迺詰黠者屏其
 訟之不情者一切寬文法疏網罟斥懷鷲省敲朴
 與吏民共醞釀惻怛形於色專為覆過薄膏而不
 忍寘之於幪巾赭衣鬼薪白粲與城旦者之罪以
 為聲名間及乘輅過他郡縣亦輒移其所以醞釀
 我湖者而拊循之金罷去故時所為刻鏤爬搔者
 之槩其於諸郡縣長貳吏而下所嚮若披穆風然
 固未嘗不謹繩墨抑亦未嘗過為威稜吳越斗牛
 之墟無不人人擁戴而呼曰純明君子也以滿三
 載按故事例得報最以行少府王公屬予為文紀
 次其事予喟然曰司理公行矣考功氏苟亟聲名
 先苛察公或猶鴈行籍令憂閔元元為國家求博
 大長厚之士以領袖中外舍公其誰哉或曰然遂
 書之

劉幼川大叅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別序

序 卷之十七
蜀幼川劉公之叅浙藩守予嘉湖也其所綱紀諸州郡文武吏士及一切獄訟刑爽多博大耻爲網罟諸州縣山澤田野之氓相與醞釀而謳歌者久之天子擢爲河南按察使以行坤同諸縉紳先生餞之若水峴山之上酌而言曰公之行諸吏民擁戴之嗟咨歛黯然別離之色一也羊叔子之去漢江也吏民過峴山道猶共望碑垂涕洟公之去吏民所共遮畱之峴山不能得後且必伐石而碑公能無飲鬱而遺之以所佩弓劍舄履以系吏民之思乎二也諸縉紳先生於公特冠蓋交予

附令先公通籍而先公從給事以直言忤皇帝杖闕下謫邊徼其還南儀曹也予亦適繇司勳左官舊京當是時予兩人同患相恤同官相嬉遊若親昆弟然公時屬髫年而予今衰且老矣公獨憐之三也前二者郡吏民與諸縉紳所同而後一者予所獨也公之茲行也行且外之領節鉞內之羽儀於朝叅大政他吏民暨縉紳先生或猶望見顏色而予老矣殆沒齒無復也已然則予之涕洟固有無埃峴山之碑而後下者予於是低徊太息不自已指若之水而繫之以詩曰公乘輶車

序 卷之十一 三
兮入大梁朱旂閃兮日月爲光嗟予茗水兮沂無
航公採風兮吊夷門睹河山兮賦中原嗟予茗水
兮疇迴轅公建油幢兮填名州載愬浙兮日月其
流嗟予茗水兮汭波愁

再贈幼川劉公祖擢河南按察使序

公之擢河南按察使而行也予賦文以別之矣其所
推述大較本吏民與我縉紳所共爲擁戴而嗟
咨涕洟者之色明日諸州縣大夫復移書屬予曰
君抑知公所綱紀我州縣乎哉公稱 今天子
重臣其操印紱而提數十城也卽古者岳牧分布

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守者之職而我輩第州縣
吏耳間抱牘伏幕下公教之誨之若師弟子四三
年來困於水旱山澤間菜色相望賦稅不易供况
其俗稍稍窳咎而囂訟諸州縣吏材指不同其所
遵公三尺不敢爲汚略相似而其寬猛緩亟強弱
巧拙或人人殊公金開襟以待之公大度故不設
城塹不爲威稜而於諸州縣長相爲拊摩若調瑟
然甚且錄其善而矜其不能覆其過而掩其疵我
輩獲展布尺寸以媚於民皆公賜也今於其去也
非獨吏民縉紳相爲嗟咨涕洟卽如諸州縣吏惘

然若離慈母之祿者君按古傳記所載何如也予告之曰諸君子其知錢文僖公維演之守西都乎哉文僖公多恢廓大略而一時幕下若謝希深歐陽永叔之屬金海內名儒也文僖公脫去堂陛與希深永叔輩圖書詩賦相倡和一日聞幕中諸賢出遊嵩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俄而雪作公且遣吏渡伊水飭厨傳而傳語曰茲行屬佳山水且畱賞雪無遽歸也當是時西都稱治而文僖暨希深輩風流文物爛然朝野聞已而他代者王文康公曙來稍不相似嗟乎公固錢文僖公而諸君子過公幕府倘共希深輩故相等夷也宜其兩相推輓而夷猶者如此諸君子安得不爲歎鬱太息於其去而公亦能無爽然自失者乎予謹次其言綴公之帶且以併聞異日之他代者或曰西都卽洛陽公今持節封以內倘及露冕過焉嵩山之靈當必有携曩時風藻以俟於其墟矣

題桐廬政錄序

政錄者桐廬縣學諸生所相與採風於其里而畫次其令楊君善政而傳之者也一日抱之過草堂屬予序予三復竊歎孔門若季路言游暨宓子賤

輩金以高第出宰州邑間然其傳記所載蒲之政特聽斷而已其他武城單父絃歌琴臺之外寥寥乎無他聞也卽如漢所最重者名二千石而班固傳循吏二百年間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黃次公霸朱仲卿邑龔少卿遂召翁卿信臣及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年張敞之屬十數人其最著者或以興學書或以溉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治盜書亦僅數事而已縣令而下則以專城百里間其所施爲次第絕無可攷間有之亦特象公卿後稍稍以吏業聲名處附見而已安得若桐之諸生今日所書乎已而予覆之客從桐廬而過者一一口

畫本末若省里甲虔祀典均田賦罷追呼杜侵漁鈎欺隱禁囂訟弭盜賊釋無辜申讀法興學校先教化與諸生所書無以異嘗聞子產鄭之令尹也猶不免鄉校之非何者士故多譎譎訛訛之口而令欲防之甚於防川也故子產不敢毀焉而春秋傳之所稱謗者半頌者半君今獨席諸生所羣而口譽之又從而書之如此君縱不敢遽引孔門之高弟與漢循吏傳所次者相爲後先而亦庶幾免於鄉校之毀也已是不可以不書也謹爲序而貽

之

武康令實菴王公擢潮州貳守採風錄序

書曰詩言志古者先王盛時由朝廷宗廟而達之乎國都里巷由祭祀會同而放之乎朝聘宴饗甚且山澤之間而婦人女子之能言者皆不廢乎詩故君子歌之以貢其政小人歌之以貢其俗時則天子建采詩之官而出而省方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其彰彰大較也秦罷侯置守采詩之職既廢而吏業亦寢衰間按傳記所書若劉君

歌洛陽令歌滎陽令歌茲則載之樂府而於今猶可攷見者武康方百里爲湖下邑封以內金阻山塹谷採竹木薪炭絲枲之利以爲衣食其地無掘山煮海統綺文繡之富亦無椎埋踴躍遊冶獷悍之俗故號易治而魏晉來所名吏業之最者亦僅僅賀公循朱公齡石毛公滂下及國朝桂公專寥寥數人而已其他豪雋達練之士第治簿書均賦訟以稱職徙官去時時有之然求其古之遺愛若子產者殆寡也嗟乎今建昌王公實菴非所謂百年間見者乎予丘墓寄武康數過之入其疆而

諸賢良文學所口畫公恂恂然約已好士好佳山水與之絃誦其間翩翩乎賀公循而下者之遺也又以之而叅諸長老及山藏谷匿者之氓其所單車問俗朝刺民疾苦若倒懸夕輒解之惟恐後又稍稍與近代桂文襄略相似也世所一切苛察聲名相高者之亟公獨耻且厭之薄不爲頃且擢潮州府同知以去其邑之賢良文學及諸父老所共遮畱於郡太守及持節使者之庭殆數千人不能得因而共爲詩歌若干什并屬予序予三覆之其情悅以愉其音志以思詩之工與否不暇計而以上貢其政下貢其俗則所以與古之歌劉君歌洛陽歌滎陽者或相上下無間已嗚呼非傳所稱治世之音安以樂者乎非仲尼所稱子產者衆人之母已乎異日邑之人祠春秋尸祝而俎豆之予固當行且採其什俾里之童子羣而肄之以相與歌吹於其庭可也

壽鄮溪劉叟序

錢塘黃汝亨移書告坤曰慈有鄮溪劉叟者古所稱獨行之士也予曩嘗共童丘君從其子抑之遊蓋耳熟其人而漑於心者舊矣生而沈默寡言所

好者古六籍與先秦以來典冊之遺間操觚爲舉
子業數奇不第輒棄去已而獨閉一室太息古今
務湛深之思於世所蟻附而蠅吮者不聞也時抱
膝而吟若將與古之擊壤而天遊者朝且夕趾不
踰戶以外也事父母孝皦皦然禠身左繩右矩不
失尺寸惟恐行一不義以重爲父母憂及其與井
里姻族宴言而遊也則又恂恂然若不勝衣與屨
固未嘗與人相睨眦也嗟乎豈漢明詔所求孝弟
力田者之遺與抑之善屬文間亦舉於鄉哀然聲
稱矣然擯之禮部者再猶不及升斗祿以需一日
之養頃以叟且年七十翔舞低徊不自已而予共
章丘君兄事抑之則亦當父事叟矣予大夫得無
爲我侈之一言以矢歌其事乎予聞而竊效一觴
系之以詩曰山可採兮溪可緝叟無求兮斗室之
息飽與溫芝可茹兮葛可捫叟無求兮抱犢以嬉
且與昏辟不應兮徵不聞叟無求兮手授一經垂
後昆龐爾眉兮虬爾肩叟無求兮朝命之遺爛盈
門鳩爾杖兮綸爾巾叟無求兮綺季角里長爲鄰
壽光祿兄北溪先生八十序

公與予兄弟詩所謂姑舅之姻也公與予伯兄同

年生而予與弟鴈次而少三年少共讀書家塾中
稍長予同公補邑弟子員未幾予舉進士翱翔中
外矣公暨予兄弟抑金入貲爲郎公繇光祿出貳
福寧州而予伯兄以南寧府通判弟以大寧都司
經歷各致其仕來歸歸則復羣而遊春秋伏臘及
里社醪醕燕飲之歡未嘗不時時相從公同伯兄
龐眉皓首而躡履掉塵於前予與弟抑及斑白黃
髮而肩隨鱗次於後公之年七十也予嘗爲花溪
四皓歌稱觴上壽里中人共矜而羨之如是者累
八九年而予兄弟忽不能畱偃然相繼逝當是時
予獨與公矯然山澤間譬之將旦之星盈盈河漢
兩人者不能不爽然系欵抑不能不嗒然愕且喜
也明年公且年八十予於是獨爲前壽告之曰願
公飲無算予伯兄暨弟附公結髮起家來何壯也
今安在哉且世之習長生不必漆漆然熊經鳥伸
導氣辟穀松喬輩爲也第能屏耳目卻思慮寡嗜
欲若海鷗然殆近之矣竊按公事父母孝與內外
兄弟悌篤於義澹於利於朋友間里未嘗設城府
抑亦未嘗以睚眦相嚮語所謂上善之士淡若水
天授之以近道者也公嘗恨舉子晚今且抱孫焉

一切世之戰鬪愉佚叱咤俯仰不以入之心而搖
乎其精而凋察乎其形公之壽宜矣余雖不敢望
公而其淺衷朴愚無町畦抑或稍稍相近公其許
我時時從遊乎哉

贈陳海寧入覲序

麻城陳侯之縮綬而出令海寧也數月間聲籍甚
未幾按故事入覲而帷中諸博士弟子員孫允
升輩十餘人過予廬伏而請曰先生抑知陳侯之
所以令我海寧者乎侯倜儻多大略而平易寬舒
務與人人爲便安所當民之賦役獄訟譬則權衡

者之於物也小大輕重調劑出入各得其均故人
人亦獲以其情與侯之嚮明相爲旁皇浹洽而無
壅隔闕滯之患又與吾儕弟子數羣而聚之學宮
而躬爲訓課之而諸博士弟子抑遂喁喁嚮風侯
蓋不務赫赫名而士民翕然戴之所爲式歌且舞
者都鄙而山澤也乞先生文以張其事予間嘗南
過海上刺諸父老諸父老嘖嘖口畫大都如諸博
士弟子所指今侯以上計行矣古者太史陳詩以
觀民風予稍稍採邑之里巷之歌而綴之爲詩以
備使者之采納焉詩凡三章二章章十句一章章

十三句其詞曰侯之下車今式舞且歌士翔于宮
 兮農愉於塗歲且豐兮兆玉禾羯鼓伏臘兮海不
 波間里婦子兮樂孔多一侯之入覲兮千里為裝
 匣有孤桐兮橐有糧言受計兮獻明光天子
 首嘉兮漢循良賜食大官兮給糈與漿二侯之陞
 辭兮抱牒言旋時維暮春兮凱風自南桑柔於野
 兮室家且蠶百穀其播兮農往于田畷且至喜兮
 田鼓闐以勸爾耕以祈爾年天子借寇兮勞
 來疆與阡誓無誼三

張太學刻洪武以來程文編序

國家設科取士所為經書義大較採宋王臨川所
 罷隋唐詩賦之法而本之經術雖不能如周官所
 稱鄉舉里選然其議近古世所錄程文洪永宣成
 間譬之羣卉之於春陽氣方萌而始芽茁也弘正
 迄嘉靖初則稍稍盛夏矣隆慶以還文日以靡氣
 漸以漓譬則入秋以後凋落相半其所當家龍驤
 而戶虎攫鈎奇鈞異言人人殊然而標竊莊老掇
 拾秦漢甚且旁勦釋氏空門者之影響以相誇詡
 其於孔孟程朱莫不相及矣何者漢之錄士首孝
 廉其弊也則室於墓壙唐之錄士盛詩賦其弊也

則變爲西岷其勢然也然則有志於經國家者得無先之以釐文體甄士習而因之以正人心乎茲編也予同年張澤山中丞公所從諸生時手輯洪武以來試錄之文而藏之家者方弱冠輒得茲編之雋且永以文名當世首解額而其孫太學生文炎又能讀其遺書且於公身沒之後下及隆慶萬曆金爲按年而次之其所摩畫則首之以會試暨兩京鄉試蓋重館閣也次之以十三省而稍加選擇蓋拔其尤也又終之以文談輯略則按諸名家所條次善文者之訣也嗟乎太學之用心亦勤且遠矣世方崇刻鏤炫璣翠而故反之以象犧雲鬣玄冠大練得無不相八乎予序次數語弁之首竊恐今之高才生所沾沾自喜者猶不予諒而不能不哆口而旁訕也

飢豹存稿後序

飢豹稿若干什豐城李茫湖先生所著而飢豹云者先生自憐七試不偶其身困抑不得際當世而以其材川吟而壑賦者語所云豹飢則鳴是也其孫烏程令李君手是編屬予題其後予卒讀歎曰三代之盛世之侷儻卓礫之材見於鄉大夫所書

而其衰也。春秋戰國起客遊，漢則出於州郡，所歲舉孝廉明經，而隋唐以來，其所取士之法，惟制科。則世之倜儻卓犖之材，非歷制科，無由以進而抑。遂謂制科或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犖之材，然者予間從先生季子司馬公遊，因獲謁先生於苾湖里。上先生魁岸不羣，長八尺，博頰豐頤，目炯若電掣，背印若山蹲而虎踞，其息深深如也。與之壁畫古今成敗得失之際，沛然若谷之答響也。其所當古今成敗，亦往往傳記所不載，士大夫所不能言者。已而復間聞先生拒寧藩所劫，抱檄出殉州縣事。予竊謂先生使值戰爭離合之際，固當如秦尉佗起南粵，當自得以開土一方者，不然王猛者流，引身枹鼓間以之佐命立功可也。又不然遭高皇帝時，平定天下之後，猶可脫身取卿大夫也。而先生卒且偃然林棲巖錮，以終其身，嗟乎！今之所謂區區制科，豈足以盡世之倜儻卓犖之材，不使之遺佚乎哉？雖然，弦不亟則羽不疾，畜不極則流不遠。惟先生以彼倜儻卓犖之材，偃然困約其身，故仲子給事公逢季子司馬公，遂並得以名才奮奕當世，而諸孫輩且後先中。明天子甲乙之

科鱗次鴈翔矣非先生詩書之澤生不及列之鼎彝而沒則以其餘慶流之苗裔者乎今讀其詩其氣沈其思遠其材軼而不羈趯然有江海鴻鵠之思焉無事唐開元大曆以下雕句刻響之工而風人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山澤間樸茂魁壘之氣抑可以槩見也已嗚呼讀是編者謂其爲古之中林兔置之遺亦可也予謹書之左以俟後之採風者

送錦峰叅知公擢廣東按察使序

杭嘉湖南擁天目東枕江金海北則縮五湖之水以爲沼古吳越來所畫千里之名山大川而國者也其地饒竹木絲枲菱芰魚稻之利以爲業其民人則詩書冠帶以爲俗雖間有掘山煮海者之奸或竊發然特癘疥故號易治百年來稍稍習爲窳眚嚚獷鈎黨羅織以相睚眦而訟且繁滋始凋耗矣公之來因地適俗而利導之其所綱紀州郡大者斧剗細者絲櫛不抗不隨不吐不茹而吏遵其職民樂其業也已又以其暇席境內縉紳大夫學士共爲推古今論文章相爲色澤而謏薄如坤數及時時從公磬折其間公抑且弗以蒯艾棄焉然

則與宋錢文僖公之尹開封歐陽文忠公之鎮維揚其以風流文物照耀當世者何以異哉頃者擢為廣東按察使以行坤同董尚書輩共携壺漿帥吏民遮送之茗水之上且指而言曰廣去浙五千里茗之水蓋有隨公之使星而南者願 明天子亟為假公節鉞來填我浙我輩其濯纓以埃也

廣德州太守陸景星公考績序

廣德州沈紹宗鄭鰲夏守義宋之郊伏詣茗水之上而稽首曰嘗聞古之傳循吏者於河南吳公則以興學書于渤海龔遂則以種樹書於京兆趙廣

漢則以繩奸書於南陽召信臣則以溉田書又於仲由則稱其折獄於陽城則稱其催科於朱考亭則稱其廣社倉材指之所擅不同而各因其所長為民措置於以竭力殫能以樹遺愛於其土者亦不一而秀州陸公者釋褐而過刺我州也四五年來所繇問民疾痛而旦暮拮据首之以隆儒學而諸生者彬彬齊魯矣次之以課農桑而野無曠土矣又次之以禁吏胥而舞文騷驛者屏跡矣又次之以濬水利而田不患旱乾矣他如質訟若流催賦有藝貯穀備賑於古之循吏所書名當世而垂

後世者無不畫一而講而公所自持則又蕭然若
書生寒若冰苦若荼故其仁愛所嚮譬則風之嘘
谷泉之注澮州之縉紳學士井里長老以至兒童
牧豎無不沐浴而膏澤之者豈公固天之挺生豪
雋不世出者之資遂及網羅春秋以來名公譽髦
者之概無不得其似與間或歲侵所禱輒應甚且
竹抽雙幹於古所歌麥之兩岐而樂不可支者無
以異也於乎盛矣行且奏其最以聞 明天子
公倘爲我品而述之否乎坤聞之瞿然起振衣而
言曰二三子所口畫公者種種也繇予觀之公豈
有他哉蓋惟仁心質行孳孳焉以爲民勤施焉耳
詩有言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仲尼嘗稱子產者
衆人之母也按諸生所畫大較公能以子產所以
母鄭者而母州之衆也異日者採風使當必能錄
其吏業以附古之循吏傳之後無埃於予之綴次
也

贈督府一齋溫公擢戶部侍郎序

天之生才以爲世用大較材各有所擅亦必間有
所絀何者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法象所畫固如此
故臯夔以降仲山甫治內方叔治外彼金各以所

擅殫材竭能而因以顯勲業震華裔銘鼎彝而詩書所載傳之無窮者也我浙當 肅皇帝時島

夷內訌烽燧數起其始也羽檄徵天下材官騎士

及其宿將以嘗之而卒無功况兵非土著輓輸無

藝故特採臣下議而建督府以鎮之三十年于茲

最著見者歙州胡公以攘寇名成都趙公以節費

名而銅梁張公則又以勦亂名三君子者彼皆以

材之所擅而乘時之變推移盈縮以為功者也故

浙之州郡所共謳歌而尸祝之者特盛今關西温

公開府我浙首按其下教所條次州郡之吏士問

民疾苦譽之扁鵲飲上池水而因以窺五藏癥結

割皮解肌訣脉結筋搦髓撲荒爪幕浣腸而無不

得其當者也夫較故督府所未必知即知而未必

能畫之若此之詳者假令諸長吏稍能遵之奉法

布職潁川渤海單父中牟之治且遍十一州郡矣

已而復聞公所勒戎練兵則又故時之游食者輒

罷去他部曲之倚中貴假文法而領偏校者並易

置之兵無羸弱將無統綺雖以海上之烽燧不至

而輕表緩帶之士稍得以橐弓鍵矢其間然要之

投石超距摧鋒陷陣之氣隱然而在也予間異之

竊疑公家世關以西習睹諸塞上所當胡兒之控
弦飲馬者數數也故獲令如是已而又於海上稍
及徧覽公所指麾戍守一切越海而覘迎艦而敵
與夫火攻水擊伏飛波盪之法又若奕秋者之分
子布算無不諳名實揣形勢而中緩急者間又別
按公所戒故時兵額什之二三而又鑒近年所縮
費無法以致帳下鼓躁於是佯拊循之且陰脫嬰
兒之齒而人不知或謂十年二十年間爲 國家
省軍實且百萬計於乎盛矣公豈古所稱文經武
緯天之間氣所值者邪晉人嘗稱羊叔子守襄陽
也以仁而杜元凱之繼之也以功予竊謂公於浙
所綱紀州郡當不讓叔子假令海卒揚波公之提
枹鼓席矢石恐亦於元凱所收平吳之功無以異
者前所稱三君子並在公襟帶間嗟乎我知之矣
詩有言曰張仲孝友公奉 天子璽書而臨鎮
我浙出則擁旄秉鉞以厲藩臬諸司入則鞫袒甘
毳偃僂色咲太公太夫人之左右而公所下教我
浙亦孳孳然獨首孝悌有以也傳曰始於事親終
於事君益惟公本之孝以篤乎天之經地之義故
其所漑於心措諸身發揮之乎事業猶之木之自

八
卷之十七
三十八
三十三
芟而榦而枝而葉而芽而甲苗而條達無間也公
聲望籍甚入貳戶部尚書行且叅大政秉國鈞
知公之翊戴主上當於古方叔仲山甫兩兼
之矣

贈李比部歸省母夫人序

古今傳記稗官野史所書婦人女子赴焚投河瑰
異嶄截之行雖窮州下邑往往不絕也唯媵貳琴
瑟牀第之間能不以燕私相仄脅咏於詩歌於學
士大夫之口若大妣而下蓋寥寥也何者彼婦人
女子之性專而忍故心有所赴則蹈死易情變而
側故心有所溺則約義難彼其易每冠裳珮笏之
所不得而勝其難或中利好修之所猶得而矯故
古之蝌蚪文所象嫉媚嬖妬而金抱女蓋繇是也
閩中李比部公生於媵再日媵病不能乳又七歲
而孤母夫人獨能乳而教之以成其名而比部公
長且耄猶瞿然不自知其母所從亦奇矣雖然婦
人女子之行譬之陰崖之卉也非有所託則不傳
古今誦孟軻范滂必本其賢以及其母比部公以
才行聞於時公卿學士爭口譽而交之其道已光
顯於朝矣今其使而南將以歸輦母夫人於閩

中朝之善文及聲歌者若干人輒詩而祖之且嘉
母之所以能乳而教之也金哀而傳焉嗚呼母之
諷與古今人之情蝌蚪之文特相歌咏於詩侈於
今之學士大夫之所張亦衆矣其有附國風所載
者乎比部公之歸也抑亦能歌之而聞之母夫人
否乎

武康令羅田王公政績序

南城王公之令武康弔孤省囚問閭里所疾苦悉
及舊政暮年而民歌舞之及其擢貳潮州府而衆
且戚戚於其去或懼繼之者之無以稱也已而羅
田王公來按南城之故所施行者較若畫一而次
第之又於其簿書期會及他吏胥里甲之瑣南城
公所或故嘗遵古道濶略而迂視處公又躬爲勾
攝而繩切之未暮月而邑之歌且舞於南城者又
將移之公而忘其去矣蓋漢之前邵父而後杜母
也予有丘墓介武康山中春秋過祠之而山之樵
斧而頭戴白者往往遮路口誦之不置予竊怪之
間按鄭子產春秋之良也然其始也褚衣冠伍田
疇作丘甲鑄刑書賂伯石逐豐卷甚且欲毀鄉校
其所洶洶口謗而欲殺之者囂然也久之而後翕

然隨以定故仲尼聞而稱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
羅田公何以故而獲民之驟之若是也嚮者南城
公適故令殘虐後譬則冰雪而假之以陽春也傳
不云乎飢者易食渴者易飲故其德澤易下行而
民易感而南城公去而羅田繼之縣之吏民所謳
思其挾纊與烹鮮之遺者鰓鰓然其未已也公又
焉得勃然而滋且稔之乎頃聞縣父老相與携幼
穉饁壺漿舉手加額而行且蒲伏於其縣之庭諸
生來請予文以紀之予不能辭而爲書以問羅田
公曰公之獲民之驟之至于此豈子產之所不能
不疑且謗於其始公獨能下而式和之乎抑子產
之在當時其所布令甲抗公室猶不免爬搔而幅
尺之也而公所至隨俗治化約法褪職輒能無改
於南城之所及而又劉且畫於其所不及已乎不
然南城公特陽春也公殆繼之以長夏而茂林而
繁陰而所相與披拂其流風餘韻而折衷之者又
或有間已乎易曰已日乃孚予竊疑公之獲民之
驟不知于古之已日之義又何如者願有以示我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為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叅之相齊也方其漢興之初及秦之敕與民休息禁罔疏濶其他施為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黃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焉治貴清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郡太守陳後梅公擢福建都運序

漢制郡二千石之高第者入為九卿而丞相及御史大夫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之世號多循吏然首之者曹叅之相齊也方其漢興之初及秦之敕與民休息禁罔疏濶其他施為次第不可攷鏡惟聞蓋公善治黃老言輒避正堂舍蓋公焉治貴清靜而民自定且戒勿擾獄市也已而代蕭

何爲丞相吏言刻深者輒斥去之他務聲名沾沾
自喜者輒以醇酒飲之甚且後園近吏舍聞吏舍
日飲相歌呼而狂復取酒佐而和之間有細過則
專爲掩匿而覆蓋之當是時丞相府無事百姓歡
洽故文景以後若河南吳公若蜀郡文翁若潁川
黃霸若渤海龔遂並以寬簡爲重而他如郅都之
守鴈門田延年之守河東嚴次卿之守河南尹賞
之守江夏至於薛宣之守左馮翊大都如束濕薪
號神明然史或譏其苛察相高而君子弗與也嗟
乎若我雲間陳後梅公者其殆漢所稱良二千石
已乎公始下車望其貌退然若不勝衣也已而扣
之其息澹以寂也久之則仁心質行盎然而出若
挹穆風而覆慶雲也其不忍以法律相繩切卽叅
之弗擾獄市之遺也其於屬掾游處如師友絕不
爲威稜以相彈壓卽叅之所共爲歌呼者之槩也
公旣不欲以城府塹人而諸州邑吏民亦相與擁
戴而依附之茲且擢爲福建樞鹽使以行而諸州
縣長屬予紀其事或謂樞鹽使猶不獲鴈次藩臬
之列予獨不然樞鹽使今國家所藉煮海之賦以
待邊徼非持廉則不足以專利權非長厚則不足

以拊竈役而公之視身撫下如水壺如挾纊
明天子之所厚擇而慎使之者固有在也異日者
國家按漢故事選諸所表入爲列卿行且鱗次而
進矣又何疑乎哉於是諸州縣長唯唯而書之以
附之屬車之左

贈蔡拱明文選序

予之令丹徒也得一孝廉焉南京刑部尚書郎唐
公侃已而又於永豐呂太常得唐公侃所以令永
豐者蓋古中牟單父之遺而邑之人於其去也像
而祠之不衰又二十餘年而得閩州蔡君某之令
永豐按節使所書其最而聞之 天子者十餘

上當是時君之聲爛然冠南州及究之君儻多
大略然其仁心質行與民相吐哺而不欲以苛察
相高則大較席故永豐唐公侃所施行而以經術
潤色之者也久之聞君飭唐公祠又從而置祠田
以守之復割俸以貽唐公之子若孫誼至高也予
不勝嚮往竊嘆古王綸之守豫章也惟圖畫故太
守陳公蕃之像於郡堂楊於陵之刺華州也不改
故刺史袁公滋之政以慰吏民嗟乎公之風流澹
宕固若此誰謂古今不相及哉已而公入爲戶部

予過公淮南行省、滕席而宴言者移日、稍稍共公
擘畫古今、頃且再移吏部司封、又調考功、而唐公
侃之孫思忠感公之不忘、故永豐併憐予、亦間嘗
錄丹徒入爲吏部也、乞予文以賀之、予移書於公
且告之曰、豈獨爲唐生賀乎哉、吏部郎者、所共尚
書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以勵名業、翊國家者也、惟
公與明兩端而已、公則於天下之材、亟之若同體
而不爲闕隔、明則於天下之林、燭之若擢髮而不
爲舛盭、且唐公侃之令永豐也、其人已沒其骨、已
朽而公猶無忘、若此則其不蔽賢也、可知、唐公之
故所施行已露零、而其子若孫流落孤苦、殆與負
薪行歌於市者無以異矣、公獨施之不報、若此則
其不廢困窮、不假請謁也、可知、公繼其道不改其
政、而又於其廟食也、與民共爲伏臘而俎豆之、則
其不遺故舊、不忘典刑也、又可知、嗟乎公之異時
所持、令永豐者、以引擢天下之士、其於進賢也、固
當若轉圜、其於絀不肖也、若決雷、公與明所嚮、當
與晉山濤、唐崔祐甫相襟帶也、已、予以是敢爲
朝廷賀

栢山沈先生詩序

栢山沈先生者名臺字子高世武康人而梁司徒
休文之裔也起家博士弟子員以高才生名九省
試不第貢之朝出訓南豐越四年改諭浣江又六
年上書乞山以歸沒且久之萬曆丁亥伯子錚仲
子鍵兩生抱先生所著詩藁若干什涕而請予序
予於先生未之面覽其藁竝古之所稱詩以言志
而感時觸物因而成聲者固非世之剗心剗腎以
雕刻其所至而當其旅羈幽思察友倡和或撫花
鳥或眺泉石或睹廢興輒擲管濡毫獨歌獨詠其
間抑嘗手釐入燕次南豐次沅江爲宦遊稿已而
致其仕也爲歸田稿各按其年以系之而先生所
自好處盎然指掌大較各得夫羈臣遷客幽人處
士者之所欲言以之道性情矢風刺而工與否不
暇論也鹿門山人曰予間過先生故廬去孟郊東
野井特數十武嗟乎豈其佳山水百世相感而興
者與抑亦故休文之裔而流風遺韻猶得世其學
與予雖不及見先生而讀先生遺文如睹先生兩
生母爲嗚咽而涕洟也

烏程侯楊楚璞赴徵序

烏程令楚璞楊侯之赴內徵也邑博士某某帥弟

子負若干人徵予文爲賀竊惟侯先大父按察公之令我歸安也以材吏名於今有遺愛焉四十餘年而侯再令我烏程烏程於歸安並隸郡左右侯以彊幹之資勵以家學且耳熟先公所從吏本末及我湖土俗民情所嚮背也下車不數月聲籍甚於先公所故嘗約已愛民而侯益加鑿刻及孳孳相循以近民譽於先公所故嘗飭吏胥謹簿書而侯益加調劑覈名實操筦鑰以勵名業於先公所故嘗平賦役勤聽斷而案無留牘而侯益加細大爲情絲比髮櫛遠近之間流鬯罔間也

蕭廟

末年按節使建言罷去一切供應殆盡而州縣吏厨傳供張之不給於是或不免括出納者之美而侯獨聽之司計者不以與或不免扣減胥徒在官者之什一而侯獨否聽其按事奠食也而不以與間又或於助役之額不免朘削而自封也而侯又獨聽其按役而給而不以與卽如詞訟他或不免骹法以抑閭之右而侯獨平視之若一縉紳大夫家他或不免爬搔而復驚之甚且如束濕薪侯獨靜以待之則而有體蓋侯之心如水水不與萬物爭而侯惟順而導之以與民相便安頃且水災非

常而侯之憂內怛乎心外形於色嗟咨涕洟之不
已而上方檄有司廣爲勸分侯不敢不爲勸分而
抑亦聽之而已而未嘗強劫而責之也故邑以內
若挾纊而百里遠近沐浴膏澤旁皇浹洽如一室
然聞 天子徵書之至衆且皇皇然如失慈母
不能不相與系欷而太息也嗟乎侯行矣不知他
代者來其能席侯所故施行者次第而條畫之否
或曰今少宰趙公抑嘗舊令我烏程而湖所故不
敢忘甘棠之愛者侯必與之合謀而爲我輩厚擇
民牧焉已

再贈楊楚璞入 覲序

烏程侯楚璞楊公之赴內召也邑博士郭公冕等
帥諸生數十百人請文於予予稍稍條畫侯之德
政而綴次之矣明日少尹楊公某復帥諸父老且
共強予矢陳其所不能盡者而察諸父老所不能
言之色又若共爲洪水爲沴系欷咨嗟於其去而
欲倣古者借寇故事上書以聞者予爲之獵襟起
對諸父老言曰 明天子所按海內循吏治行
之最者入爲給事殿中及侍御史制也諸父老豈
得遮留之卽如予所綴次侯之德政抑豈必瑣尾

而盡之乎哉三代以來稱吏治者首之以單父次之以中牟予覽單父所傳特其琴臺之故趾焉耳其在當時所被之田野而播之里巷者已不復攷見而中牟令亦惟狎雉雉之一言耳而史官所書之竹帛漢天子所賜之黃金及爵關內侯者後世猶不得畫一以聞之也故傳有之曰至仁無恩至樂無聲鄭子產孔子嘗亟稱之曰古之遺愛也及按春秋傳所載抑特鑄刑書殖田疇開溝洫誨子弟與不毀鄉校數事而已而要之子產之愛因心而措譬之一人之身而津液榮衛所流鬯於四體之間而毫髮以上無不洞筋而灌髓者故曰衆人之母也言母則子產之愛盡之矣頃者歲祲以來侯之所爲薄征請蠲散賑弛刑去幾之屬大較採古者荒政所遺業已上之郡二千石及藩臬撫按次第施行矣况諸父老所言特我烏程一巖邑也譬則寸膚也自今聖天子之所以坐明堂而席四海者言之譬則一身也天災流行內自輦轂而西入秦隴東渡遼陽南及山東西迤大河而南捷豫章荆楚之間殆延袤萬里也侯之入給事殿中與侍御史殆將假之寢衛心腹而與宰相尚書

令以下相爲權衡其間者。明天子豈忍以百里之啼飢號寒而故痿痺四海乎哉。少尹而下相顧曰唯。于是遂書以投之。侯之屬車云。

德清令陳岷麓公赴徵序

頃者天子採有司言徵海內吏業之數以最聞者入備言路侍從之職。德清令岷麓陳公行且趣裝入朝。而邑博士某等帥弟子員數十百人屬文於予。竊按公所規畫措注大較飭吏胥謹筦鑰均賦役公聽斷清丈量革供張詰奸慝省刑罰厚學校恤孤獨葺湮廢體掾屬招流亾繕橋梁除盜賊今之俗吏所奔走而不給強幹吏所共以名業相矜詡者公且博採而兼收之矣。而至於仁心質行推誠御物則又鰓鰓然一縣之瘡痍困鬱金屬公屬公之憂勤蚤暮所嚮一縣之痼疾困鬱金屬公之眉睫心竅所達而又侃然專劇而肩難不以擁腫鞅掌奪其志惻然亟痾而解焚不以瘠毀養譽挫其氣絕不爲愛憎不爲城府而此心之昭然懸於琴臺之上若鼓陽春白雪之曲而無繁絃無促節風流惠愛爛然於餘不之遠近雖齒錯之壤無不人人解頤而嚮風也。公之令德清當與武

廟時梁司徒等而器或過之於乎盛矣古之循吏所當移官以去往往吏民携老幼盛壺漿甚且流涕洟攀轡駟遮道路而不能前行予知公之使節所引當有川之沸而山谷之擁者予前告之曰傳不云乎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公之入侍日月之際而他代者來願公席故所施行者膝席而耳熟之餘不故不能忘公而茲則公之所以毋忘餘不也是爲序

國朝名臣經濟文鈔序

茲編也太學張生惟謙所嘗抗志石畫謂宗藩也北虜也河漕也之三者所繫國家之措注得失最亟故於宗藩則首之以陳公建所次祿糧不繼而繼參之以王公宗沐宗學之議於北虜則首之以許公論所次九邊而參之以鄭公曉周公弘祖輩四夷海防之議於河漕則首之以邵公寶所次運法而參之以丘公濬輩漕輓治河併及海運之議大較並按國家名臣所爲建畫于以翊捍國家者顧異日 聖天子共執政諸臣採擇而行之者如何耳嗟乎漢高鑿秦孤立大封國姓賈誼所謂尾大之憂絳灌輩且詆其紛更也已而七國舛逆

而主父偃採之故漢得無恙晉武平吳侈心外攘而江統所為徙戎之論中外諸臣且漫不之省也已而五胡亂華而劉石相繼晉卒陸沈故曰言之行則措國家如金甌言之不行則註誤國家如沸鼎張生者得無以書生而抱賈誼與江統先事之慮哉閩州劉國臣輩過間從史之復及廣為論建言聖學則始之以親政講學而次之以東宮與夫輔導寮屬言天文則始之以中星分野而次之以歲差勾股言地理則始之以總論郡縣而次之以夷塞海防言官制則始之以百官述而次之以銓選

考課與夫閣臣史官言禮制則始之以建文景泰陵號而次之以郊祀孔廟與夫士風文體謚法律元言財計則始之以貢賦出入而次之以水利屯田與夫鹽筴錢穀楮幣茶榷言兵馬則始之以兵制而復叅之以清軍馬政言刑法則始之以大明律例而復終之以論律其他條引髮櫛當亦不必盡出於名臣而即如街談巷議稗官野史苟其一言之當得失中利害辯黑白覈名實或與諸名臣互為出入者金為尾而續之於今猶未艾也生自謂姑就舉子之射策者手疏若此而據愚見所逮

儻亦上之不負賈生輩所畫而下之或可備醫家者之牛溲馬渤敗龜破鼓與參苓同功也乎嗟乎抑亦可謂博物洽聞而勤且遠矣予豈阿私所好哉覽者當自得之

刻初學記序

唐採前代詩賦之法以取士故其時亟聲律藻繪之文以相矜詡間嘗詔光祿大夫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徐堅等共抽秘書按六經子史百家異同之言而綿蕞之分爲二十三部曰天曰歲時曰地曰州郡曰帝王曰中宮曰儲宮曰帝戚曰職官曰

禮曰樂曰人曰政理曰文曰武曰道釋曰居處曰器用曰服食曰寶器曰果木曰獸曰鳥天地間萬物之情大略已彰彰備矣而中所按部分綴則先之以敘事次之以事對終之以詩賦銘讚之屬名之曰初學記初學記云者蓋言國家之士所當童而習之以相追琢者也大較與藝文類聚略相似而茲編之駢珠擷翠採金索璧殊極其工當是時天子所躬自爲好而宰相所羣而附之以相倡和者惟在乎此嗟乎豈唐虞間工以納言時而颺之者之遺乎哉聖學沒王制與士習沿波相競而天

寶大曆之間得人為最盛嘗聞楊子雲讀司馬相如子虛諸賦而自慙曰雕蟲之技壯夫不為彼楊雲且羞之而况世之豪傑乎哉而况茲編也較之相如所自好又豈得秦魏杞鄒之間乎哉我國家取士獨罷去詩賦之法首經術次策論義或近古而海內之騷人墨子與學士大夫之善詩歌者所當分曹而賦擗管而揮於今猶稍稍侈心焉豈非古者黃鐘大呂之散而世所稱流商刻羽崩崖飛雪之響固有所謂振林木而過行雲者乎然茲編也於詞垣中謂之武庫可也謂之鄧林可也藉令江鮑李杜之再出當不能不借材於茲而點次之矣近代錫山安氏故有刻本久且漫漶而徐光祿父子解橐中裝別為梓而傳之屬予言弁之首予故本茲編之所由始與其所為得失而論著者者如此噫世之深識遠見之士必有能知而辨之者

黃景臺擢南京刑部主事序

景臺黃侯之令歸安也四年于茲擢為南京刑部郎以行客或謂侯之才譬之干將莫耶也陸剗犀兕水截蛟龍非特世所稱冠纓胡之纓短後之衣

而撫劔叱咤而已者而南都散地也刑部又散曹也豈枉其才而使之者邪予獨不然予嘗薄遊南省卿大夫士而下多著蔡耆舊譽望之士不然必其以直諫忤時由外徙而召還者又不然必其湛深澹寂或漢所稱待次郎署久之如馮唐張釋之楊雄輩者予數從退食暇時時過邸第諸縉紳先生或賜之以忘年交或聯之以鳴珮遊其所強誦咀嚼非六籍道德之深則

太祖高皇帝從布衣奮六師所控上游阻形勝建都城裂河山西捷江漢北枕淮濟南連百粵以及蜀隴一切車書混

一四海會同雄心大略處洋洋焉文謨武烈或傳記所不能載而長老所不能言者予於時所獲爲多而侯茲行也固當什倍予曩時所以風流文藻而相爲色澤者又不知其何如也嗟乎劔誠良矣籍令淬之以清波斂之以越砥又從而飾之以文犀雕之以翡翠綴之以驪珠錯之以荆玉固將舉之無上觸之無前也豈特區區一割之用而已哉客聞之解頤而咲曰唯唯予因次第其言而書之以爲侯贈

壽姊氏八十序

予長姊笄而歸夫君時霧夫君偏盲且孱弱不得於其翁與姑姊之歸也稍稍脫簪珥力紡績起家而翁與姑偏愛少子仲與季仲與季又時時挾翁與姑之愛而魚肉兄與嫂若草菅也已而先府君暨母夫人相繼沒而予間過時君則時君暨姊往往携予以泣嗚咽不敢出一言久之病且沒而予姊入帷則提所遺兩孤長者九齡幼者襁而母子相爲命出帷則躬井曰操釜甑以嚴事翁與姑而又以其力捍仲與季之侵軼當是時姊孳孳然去死特寸也久之仲與季無賴耗其家殆盡而兩孤

漸長且婚力爾田樹爾桑稍稍自食其力而舅與姑始悟予姊氏之能克家以孝養也或漸出悔言未幾沒矣已而兩孤家日以起且喪葬舅與姑如禮而鄉之人嘖嘖稱兩孤併嘖嘖稱予姊爲女丈夫云縣有司聞而異之獨格於例不得聞於朝特賜羊酒粟帛旌其廬曰守貞今春秋系八十予稱觴上壽拜稽首祝曰願姊酌此予同乳兄弟六人後先捐棄獨予亦及年七十有七及侍吾姊兩相垂白在堂耳詩曰酌此春酒以介眉壽且回盼少所結髮而偃蹇坎壈者不知於今日何如也予

兩人所不能不一以懼一以喜而又一以醉者也

刻漢書鈔序

漢書鈔予宦遊南省時所手刪而纂之者予同年蜀劉公起宗橐而歸之又二十年而予郡凌氏刻評林予覽其所鐫評處大略綿蕞先代儒紳所別為論列而併及近年之讀漢書而鐫之簡端者然非出一人故其言繁雜無次而班固所摹倣史記之文而稍為增損其間或得或失與武帝以後之自為文處其所與史記旗鼓相當別為部曲之槩猶未之及也予嘗謂史記譬之白起韓信之兵無列壘無留行而百戰百勝者至於漢書則譬之諸葛武侯其所為天地風雲龍鳥蛇虎本之風后握竒經而參之以八卦之變弛張二廣犄角四竒大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紀表志傳較之史記鈞考品畫審矣故文之節制處其細如繭抽而文之嫖姚疎宕而適逸處抑或不逮予金鐫次之兩家長短曲直相為雌雄勝負蓋犁然矣均之為史家之六籍可也

承恩介壽詩冊序

承恩介壽詩冊者豫章間諸縉紳學士及其閭里

之善吟者間嘗以願菴翁拜 明天子之勅封
 為尚書膳部郎行且年八十相與共為詩什以矢
 歌其盛者也予于翁未之面於其子膳部行省獲
 覽睹翁像與少司寇王公所為像贊殆皎然山澤
 之癯而能以道自勝者也聞翁少孤性伉直頗採
 獨行節俠者之遺以岸然自將間亦操貲客遊江
 海間泝金陵踰漢河西入秦隴逐什一之利要之
 非其好也所至必訪名山大川及其異人者之蹤
 而或吊或嘯晚亦倦游垂橐來歸矣歸而手詩書
 以授膳部君膳部君既第進士顯名郎署間而翁

抗聲州里脫裝賑貧不為責間有兩相訟而睚眦
 者翁數為緩頰解勢不侵然諾以故里社事之如
 漢三老翁既春秋高肩瓢與劍往來龍湖仙洞之
 間所至必擇茂林翳嘉石飲清泉與二三山父者
 流為移日之游遠近嚮慕之故於其銜恩且壽也
 而競為矢歌之者如此歸安茅坤伏讀而歎曰嘗
 聞虞夏殷周之世傳稱天子躬為袒衣割牲以養
 老近世以來茲典寢闕而 今天子特賜璽書
 起翁田畝間為尚書郎而翁以所好自文者又如
 此嗟乎抑亦榮矣聞豫章布衣有徐孺子多高行

序 卷之十八
漢之李膺陳蕃輩競折節以下之載之史冊于今赫赫人耳目翁於州里間特齒相錯者之壤豈嘗慕其概而流風蘊誼于今再振者乎或曰然予於是書以歸之而弁諸冊之首

贈陳大酉先生赴內召序

陳公大酉起家進士而出爲越州理也聲籍甚越五年墾書徵而越州教授郭君冕以公數視學躬爲讐經校文風厲諸生於是帥諸生請予文爲賀嗟乎予豈能爲公重哉竊思公茲行當入侍日月之際而以封駁糾劾名其職者也古者朝無諱言

官無專職下至矇誦瞽箴工執藝宰揚觶甚且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當是時情之鬯而德之宣內無遺聽外無失政也漢以來始置爲博士議郎及謁者諸司或稱夕郎或稱直指對仗彈文細大不避君納善而宰執持公以體之則其言行而其身榮君辟諫而或持權以嫉之則其言拂而其身危此其大較也今上聖德天覆諸公卿持博大以將順之若流水公今入而朱衣白簡逶迤青鎖驄馬之間非百年一時乎然君子不患言之不抗而患言之不及以時而售易曰有孚惟心亨納

約自牖有孚云者卽所謂勿欺而犯也而自牖云者卽所謂入於左腹而以之免始求之深者也四三年來言者庶幾不諱而間或逞臆植黨熒惑日月賴天子聖明隨亦鎮定然於國家元氣所耗多矣嗟乎漢之初元永平之際時則蕭貢韋匡爲之相周堪劉更生輩非不矯然忠貞也未幾而公孫息夫輩囂然四起而哀平之釁兆矣宋之慶曆治平之際時則韓范富歐爲之相余靖蔡襄以下亦非不廓然聲施也未幾而邢恕蔣之奇輩羣然闕而微欽之衰基矣公固古之遺直也願公入則翊戴聖天子出則領袖百執事引易傳納約之義侃侃自將而不爲世之傾危險陂之習下不以言言必中石畫上不以聞聞必若轉圜嗟乎此其轉移之際亦微矣予於公有世交故於其行也不獨爲頌而并附所爲贊納者如此云

壽吳江令趙瑞明序

吳江者江以南稱最邑封以內窟五湖之水以爲壑而田賦之所入轉漕於京師者歲四十萬石而羨其幅員廣其戶口繁其俗龐雜而澆而半沮陂澤魚蛤蒲稗鳧鴈之利以爲衣且食故逋賦常多

而囂訟罔上。訛法者衆。洛州趙侯之縮縣印綬而過也。輒問民疾苦。一切功令簿書所嚮務。與民約法爲便安。簡而不擾。其所革去。故時兌戍比徵。出入筦庫。編僉里甲之弊。無筭案。無滯牘。庭無留獄。不數月。境內翕然。予家五湖南。其所齒錯。吳江之壤而迤邐相望者。特百里而遙也。吏民之所口畫而頌者。朝且夕於予之耳。然予間視之。漢循吏傳所稱材令。若下邳扶風茂陵長安輩。猶及相甲乙。茲或於今時時睹記之者。未幾歲大旱。江湖間。故所憑蛟龍之濤。而宮者。金鞠爲榛莽矣。而中丞按節省諸州邑。以吳江故澤國。旱且特殺等侯。免冠蒲伏。泫然泣曰。吳江特甚。田所患旱乾。與他州縣等。而吳江故所半採魚蛤。蒲稗鳧鴈。以爲利者。今且一旦併絕矣。於是中丞惻然領之。報災例。視他州縣。以聞已。而按節使以吳江頻年所負租數多。檄罷侯俸。侯不爲顧。甚且他使君所捧。天子勅而勒濬湖之沮洳處。侯亦以民方阻飢。力持之。不以聽。嗟乎。茲三者古所謂爲民禦大災。捍大患。毅然犯天下之不韙。而不以疚者。非博大仁勇之士。不易勝也。竊恐傳所稱材吏。沾沾足智。而或不

序
卷之十一
能辨之者予甥金生志道兄弟輩所數過而聞予者如此適侯初度請予文爲賀予次第其所聞而系之以言曰茲可以帥縣吏民而稱觴前壽且入而萬舞於庭矣

壽任侯養吾公序

嘗聞文王之治岐也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晷不遑暇食而猶視民如傷武王封少弟於衛以監殷亦述文王之道以告之曰若保赤子嗟乎茲於其間微矣哉秦罷侯置守來漢之吏治爲最盛然大都以亟疾苛察相高所稱廩廩德讓者抑何寥

寥也我國家宣德弘治間聞之先輩或稍稍猶及此意西蜀任侯綰天子印綬過令我邑始

而望之貌不勝衣也再而扣之恂恂然言不出諸口也已而察之憂勞惻怛根乎心見乎眉睫而庶幾如傷之指無以異者我歸安於湖爲下邑故以水爲患而頃者春正月不雨至於秋九月旱特甚東隣海會颶風而濤海隄潰瀉滂溢入邑之東南界禾盡魚爛矣侯下車來咨訊疾苦條次故令之或不與民相便安者金爲罷去而易置之前所故患水而民之窘而田租不以入者累萬按節使或

以前令故嘗詭報也檄罷侯俸以劫之而侯獨飲
泣太息不以顧且願移病棄官去於是諸司金憐
侯之憂且悴也稍稍謝侯不以罪近者天子
出內帑以賑勅近臣持節監之而侯上言邑之旱
乾與他州縣等其所困於海水之溢則國家二百
年來所未嘗有者使者心動感額所分內帑甲諸
州縣嗟乎侯之於民其所孳孳然拊循而吐哺之
者不遺力蓋不獨漢之材吏所稱而與古之視民
如傷與乳赤子而抱且携持之者無間也聞侯當
懸弧之夕予特躬帥族里子姓共爲稱觴入壽而
併爲文序次其事邑父老咸躍而前曰侯固子我
我安得不父母乎侯而介眉壽於侯之膝也

爲陳少尹再壽任侯序

按漢百官制縣置令長金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
千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隆殺以差金佐之以
丞尉而隋唐來復置簿大較令長則總縣治而承
簿尉以下則以分攝獄訟賦稅及游徼之事而佐
之者也及覽韓愈藍田縣廳壁記稱丞不得可否
事官雖尊力勢反出簿尉下甚且諺數慢必曰丞
嗟乎丞之所由不得其職也舊矣及按趙宋猶間

以進士除授而國初亦時時有之成化宣德來
丞簿尉始猥爲下寮而吾邑前令故自抗視之且
等輿臺矣抵任不以公宴斗俸不以時入而例聽
修廨者之需亦不以給或薪之不繼而爨馬矢少
尹陳公暨二三寮貳數歛歛飲泣恨無以朝且夕
也而西蜀任侯來適歲飢其於縣之吏民孳孳然
若慈母之於子而於丞簿尉亦煦煦然若姊妹而
席其所以母上縣者與之共爲吐哺焉諸寮貳相
與懯籍曰邑固有母吾輩乃有兄適侯攬揆日予
業已屬文稱觴前壽矣而少尹諸公所爲德侯而
誦且禱侯者意殷殷也予不能辭其請而次第之如
左

壽袁封君暨孺人序

袁侯之起家進士而出令孝感也聲籍甚已而我
烏程令缺員且適歲祲天子憐之特移印綬
過焉滿三載報最按故事天子例封侯之父
景山先生如其官暨其母某氏爲孺人先生年七
十而萬曆庚寅八月廿有五日迺其懸弧之辰也
天子所假璽書之賜而褒寵之者適至於是縣之
吏民共爲入而奉觴上壽而我歸安任侯則又以

於烏程爲同官且同年兄弟間也移書屬坤紀其事予竊愧非閒於文者或曰茲固侯之宦轍千里者之始軼也先生暨孺人佩紳笏披霞璫垂白於其堂而縣之吏民所共歡呼而萬舞焉君得無一言以佐之乎予於是綴其事之本末以復任侯而系之詩曰明明天子錫之赤芾朱袍象笏爛其階阼我侯將父爰洽百醴樂只君子聿求福祉明明天子錫之明璫霞帔繡裳爛其帷房我侯將母爰盛壺漿樂只君子聿求福康維彼弁山竣極于天維彼苕川駛流爲泉我侯孝思綵服翩翩爰祝爾釐千萬斯年

再贈郡司理右華周公考績序

郡司理右華周公之考績也歸安令任君烏程令袁君於公爲同年業請予序次其事以張之矣而郡二千石沈公同少府鞠公呂公別駕吳公龔公並於公爲僚好也又屬予文嗟乎嗟乎予復何贅哉第嘗感豫章歐陽文忠公脩之爲開封府推官也文忠公旣以不世之賢名天下矣適錢文僖公維演出守開封而一時幕賓又得謝公繹尹公洙並以海內豪雋風流文物照耀西京入則同堂而

議出則同帷宴遊綸巾氅衣羣而逍遙於嵩山伊
水潁陽龍門煙雲泉石之間當是時文僖公既以
朝之宿儒重臣出填其間而謝尹兩君均之與歐
陽公相爲後先翩翩乎鸞翔而鵠峙者豈古所稱
一德一心之交者歟今司理周公亦豫章人而四
三年間入而與郡太守而下共爲砥名礪業以治
簿書刑獄甲兵錢穀之繁出而擁傳綰帶與諸君
子露冕行縣互爲酸鹹甘苦之相節宣絲竹磬鏞
之相疏數春秋傳所稱五味八音之各得其宜而
無相盭無相忤者也以故郡之吏民無不嘖嘖稱
頌以爲一時之純明君子賢良大夫云嗟乎公非
歐陽子而推開封者歟而郡太守沈公而下又非
錢文僖公暨謝尹諸君子之同爲郡中幕僚而魁
壘拔出者歟誰謂古今不相及哉予於是綴次其
本末書之峴山以紀一時衣冠之盛

贈鮑丞序

海寧丞鮑君者予同年戶部尚書三峰公之中子
也君以家學補博士弟子員已而入貲由太學生
授海寧丞持廉禔職聲哀然冠諸州郡間待次引
擢者久之然無厚援故不及他徙而諸生孫允升

等以君且鬱鬱不得志聞之予予岍然獵襟起嘆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乎予按漢之名公碩卿半起郡縣史及獄掾間薛宣繇不其丞朱博繇安陵丞尹翁歸張敞王尊輩或爲州從事或爲太守卒史或爲獄小吏金以察廉及材顯名當世嗟乎按漢故事君且當蜚聲朝廷之上矣豈得纍纍然猶從燕雀斥鷃藩籬間爲也卽如唐宋時京朝官五品以上金及任子積功累級至公卿者不可勝數君上之不及按漢故事次之不及如唐宋任子令不次引擢豈非君以其材所當奉法布職者敏且勤而其以公卿之裔所入肘腋干恩澤者獨遲且後邪予故曰是益足以徵君之材且賢也於是次其行事而併移書以慰之曰張釋之楊雲輩金以世之厚望之士而濡遲下寮於今頌之不衰也嗚呼君之材且賢異日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與否或未可知也

壽南大理卿陳五嶽公序

歸安令任侯者五嶽陳公督學西蜀時高第也侯舉進士縮縣印綬令歸安侯故性愷悌近人然其本公所督教而醞釀之者多以故縣吏民數時時

翊戴侯而侯亦未嘗不時時稱公之教以謝吏民
久之公繇應天尹拜南廷尉而侯且聞公懸弧之
慶也屬予爲文以賀予不敏恨不及與公同朝遊
然間嘗覽睹公所著文章詩歌之什頗不自量願
附大史公執鞭晏平仲之驟者舊矣於是再拜而
前言曰侯其如今子弟之壽父師所共稱恭鞫鞠
臆僂匍匐將祝哽祝噎於其側者飲酒無算已
乎抑亦有出於其外令今弟子之所不及者乎天
地間所稱不朽而壽者三予不敢謂遽能窺公之
深然衆稱公慷慨多大略宦轍所嚮數以經術飾
吏治其爲郎時覈囚書精獄讞則類漢張釋之守
廷尉其出領淮揚多惠愛則類唐白少傅守西湖
其督學西蜀則按文翁故事數與高才生相鼓鑄
已而繇督漕而累藩臬甌閩豫章之間也大都半
屬簿書期會訟獄賦役而半屬佳山水採風弔古
與子墨林之登高而賦者相翱翔頡頏其所著詩
歌之辭大者杜少陵次者高峯間又稍稍與歐陽
文忠之碑醉翁蘇長公之賦赤壁略相似風流藻
雅照耀江海海內之士聞之者心馳迹之者神移
蓋非輓近世俗所可同年而語者異日者公之功

與德所樹立固未可量而要之翩翩文采所自表見抑且當與前代名流日月俱遠矣然則我侯之壽公也其在此乎抑在彼乎侯聞之蹶然色喜曰是可以千里而觴先生矣於是次第其言而書之以授使者

九龍詩刻序

九龍詩刻者邑博士郝君某所哀其父故嚴州太守公之詩而梓而傳之者也按太守公第楊慎榜進士嘗繇大理寺正驟諫武皇帝南狩事杖闕下幾死得千金藥廼解當是時公以直聲傾中

朝然性雅好詩數共何大復鄭少谷輩相倡和竊疑古之強諫者其人多慷慨而發之爲詩歌之什多悲憤奮厲甚且歛歔嗚咽令人不忍讀及覽公所手著往往出風入雅以疎曠豪爽之資而搦管濡毫宮闕山水朋旅宴遊之間機杼所嚮固不欲鏡心刻腎以求古人者之至而其因心爲聲因聲依永大都雜出海內騷人墨客者之林而相爲淋漓適宕不自己者公之詩豈古所稱可以興可以羣而抑不必其可以怨者乎公諱某字某號某公以郎署一麾出守綰二千石印綬輒棄去而其沒

也。祠之學宮春秋俎豆不衰亦庶幾稱不朽也已。

兩浙壯遊詩錄冊序

兩浙壯遊者歙州吳韞庵公所繇尚書郎出守杭州已而副按察提兵溫處道累督儲大叅仍轉按察使暨布政使擢太常卿以行當是時公乘輅入浙已十八年于茲所至如挾纊而浙之老稚携壺漿遮畱道左歛歛不忍聽其去而縉紳大夫共爲詩什而矢歌之而太宰張公於以哀之爲冊而題之者也屬予序間按古傳記名公碩卿之操印綬而典方州大較所當高山流水處於其風猷藻雅略相稱他不暇悉姑自羊祜之鎮襄陽劉琨之刺并州庾亮之嘯漢水范仲淹之守嚴陵歐陽修之出滁陽蘇軾之守錢塘及我吳興其所載之篇詠播之竹帛於今猶照耀江海令人尸祝而謳歌之者固赫赫若昨日事也公之守錢塘也予適罷官歸間肩瓢過西湖上煙波深處公諜聞之迺屏騶從權輕舸共予膝席論襟入夜分以去於是遂爲莫途交公之息泠然如穆風益然若秋水令人神解夢思而無忘者卽如予之澹宕潦倒公抑且不猥鄙猶之鴻濛雲將之相顧而解頤以笑也已而

公一徙官予輒一睹吏民迎者舞送者嗟咨不自已而予亦爲詩歌文章之什以投贈之累篋已然則公宦轍所嚮繇西湖及海門東探禹穴赤城及轉鴈宕南眺仙都石帆迤邐釣臺吳越之佳山水隨公之劔珮簪烏所及相爲塤篪而琴瑟者當于古之羊劉以下無以異也公焉得無情乎頃者天子出公按節中州右俯太行左盼伊洛南瞰荆楚北枕河朔古所稱擁上游以形制四方者益公襟帶間也公之壯遊且半天下矣予固知大梁夷門之墟當必有子墨林從而矢歌之且附太宰張公而書之者

贈仲舅見心先生分訓序

舅氏見心先生少以尚書學起家爲博士弟子員善文章所試輒高等而嘉湖間秀傑之士出其帷中者數十百人黃君正色暨弟洪憲伯仲爲最洪憲旣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爲翰林院學士而其兄金丁君賓暨兒縉後先爲殿中侍御史當是時先生數省試獨絀而不及錄之有司久之始以貢爲烏程縣學司訓頃者黃侍御以下金膝席稱觴執弟子禮且屬予文贈之而抑以官不副所學

不能無歛歔飲鬱之色也予廼獵襟起曰古者士之得志與否豈獨先生乎哉仲尼于七十二國之君而不得遇而其門弟子夏子張子羽輩各以其學教授西河陳楚之間史稱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竝紹述其業爲王者師嗟乎三代以來鄉舉里選之制廢而士之得志則起而歷卿相執國秉不然則退而爲師傅聚徒弦誦以紹明六籍者特衆也予間按漢於詩則魯申公於書則濟南伏生於禮則高堂生於易則商瞿於春秋則董仲舒彼皆專門教授或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

駟馬而迎之朝或耻辱之爲司空城旦書而其門人弟子若王臧若趙綰若孔安國若轅固若公孫弘若倪寬若貢禹若蕭奮若劉向輩以其帷中所授者八列三宮出爲二千石及大中大夫以上不可勝數繇此言之傳不云乎得之不得曰有命其所由來者久矣豈獨先生乎哉烏程爲湖最邑聞宋安定胡公瑗教授我湖其所鼓鑄當世名士爲最多而嘉祐間嘗採其科條下之太學暨海內諸郡縣嗟乎言行道亦行然則異日先生倘及以所教與安定胡公相後先播於學宮抑彬彬乎聲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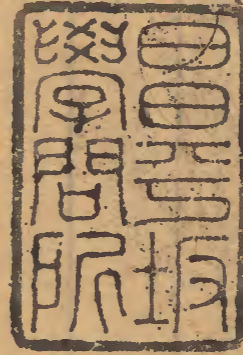
海內不爲不顯也已。

壽海陽震山程次公七袞序

歲在甲申冬十一月長至日予門人王君實張稚通偕其友沈仲禎輩屬予爲文壽海陽程次公予素不習次公而君實稚通爲予言海陽地險土剛民務於賈土而賈者什之二客而賈者什之九蓋爭利廢著其天性故然若乃以儒術飾賈蓋難言之矣况能邁俗出羣恬澹寡偶漸禮義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者非君子所樂聞者哉予友程仲夷什一于斯與吾輩交善因知尊公震山君系出忠

壯公後世居休寧之黠水生而穎磊落奇偉多大節不瑣瑣於俗終其身以清高自樂居常曰人生須潔脩稱不滓土耳安能逐車塵奔走爲耶當宅傍面震山構塘上軒讀書其中搜經挾史談道論德更究心于老莊葛洪曾楊郭璞諸書時而鳴琴時而放歌跡未常溷塵囂市閤至於雪之旦月之夕逍遙拄杖于山阿竹徑之間歸而課其子若孫分甘授業怡如也年七十而步履躡躑然無恙庶幾乎德全神全矣諸子蒸蒸克家而仲夷君更純孝文雅有儒者風丐公言稍次其平生以爲壽予

聞而慨然曰次公果如此乎倘所云高士非耶夫
清脩勁節如巢由如務光如石戶之農曠世未易
得而次公居于逐利飾智之鄉獨能皎皎垢俗全
道如斯尤爲難之難者卽列之古高士逸民傳亦
何多讓荀卿曰志意脩則輕富貴道義重則驕王
公仲長統曰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
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夫蘭陵文言耳公理昌
言豈不足信而次公行趣適與樂志述志二論相
符則誠所謂凌霄出宇翱翔太清至人上壽者已
予又何所爲公壽乃命稚通書二論爲一帙以貽
壽次公庶幾乎其無失言歟庶幾乎其無失言歟



信不足信而次公行越遠...
其無夫言燠無幾平其無夫言燠

